

# 印順導師對中國佛教之特見略探

——以〈中國佛教史略〉為主——

包尉宏

福嚴佛學院第十屆

## 目 次

一、前言

二、中國佛教思想演變歷程大要

三、印順導師對中國佛教之特見

四、結論

## 一、前言

印順導師是當今佛教之巨擘、永遠之導師、大善知識、佛學思想之巨人，其遊心法海七十餘年，一生致力於探究純正之佛法而精進不懈，一路走來，本著為佛教、為眾生，始終如一。展現那對「法」之堅定信念，於任何境界皆不動心，正如《雜阿含經》卷9（254經）所云：

猶如大石山，四風不能動，色聲香味觸，及法之好惡，六入處常對，不能動其心，心常住堅固，諦觀法生滅。<sup>1</sup>

即使狂風巨浪亦不能折服、動搖其向「法」之決心，值得每位佛弟子效法學習。

印度佛教可說是導師一生致力所在，關注頗多，此方面之著作比例最大，其他方面如中國佛教方面之著作似乎較少。中國佛教方面之著作專書除了《中國禪宗史》之外，其他如〈中國佛教史略〉、〈中國佛教之特色〉、〈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之關係〉、〈中國佛教各宗之創立〉、〈三論宗風簡說〉、〈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泛論中國佛教制度〉、〈中國佛教的前途與當前要務〉、〈大乘經所見的中國〉、〈華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點頭頑石話生公〉、〈中國佛教瑣談〉等，多半收錄在《妙雲集》的下編中。中國佛教承受於印度佛教是無庸置疑的，是故必然深受其影響，然而亦不容忽略中國內部（固有文化、經濟、政治）對佛教之影響。本文置重點於〈中國佛教史略〉一文，針對中國佛教思想演變歷程大要及導師對中國佛教之特見，就此範圍予以論述、探討。

時值導師百歲嵩壽，學生感恩於導師之法恩，撰寫「印順導師對中國佛教之特見略探——以〈中國佛教史略〉為主」一文以為祝壽，祈願導師：福壽廣增延，住世利人天。

<sup>1</sup> 《雜阿含經》卷9（254經），大正2，63b6～9。

## 二、中國佛教思想演變歷程大要

中國與印度東方兩大文明古國，彼此間之交流與影響可說有其悠久歷史，彼此互有影響，就中國承受印度文化而言，印度之佛教位居最為重要之地位，中印文化交流若除去佛教因素，勢必遜色許多，中印歷史亦會顯得平淡無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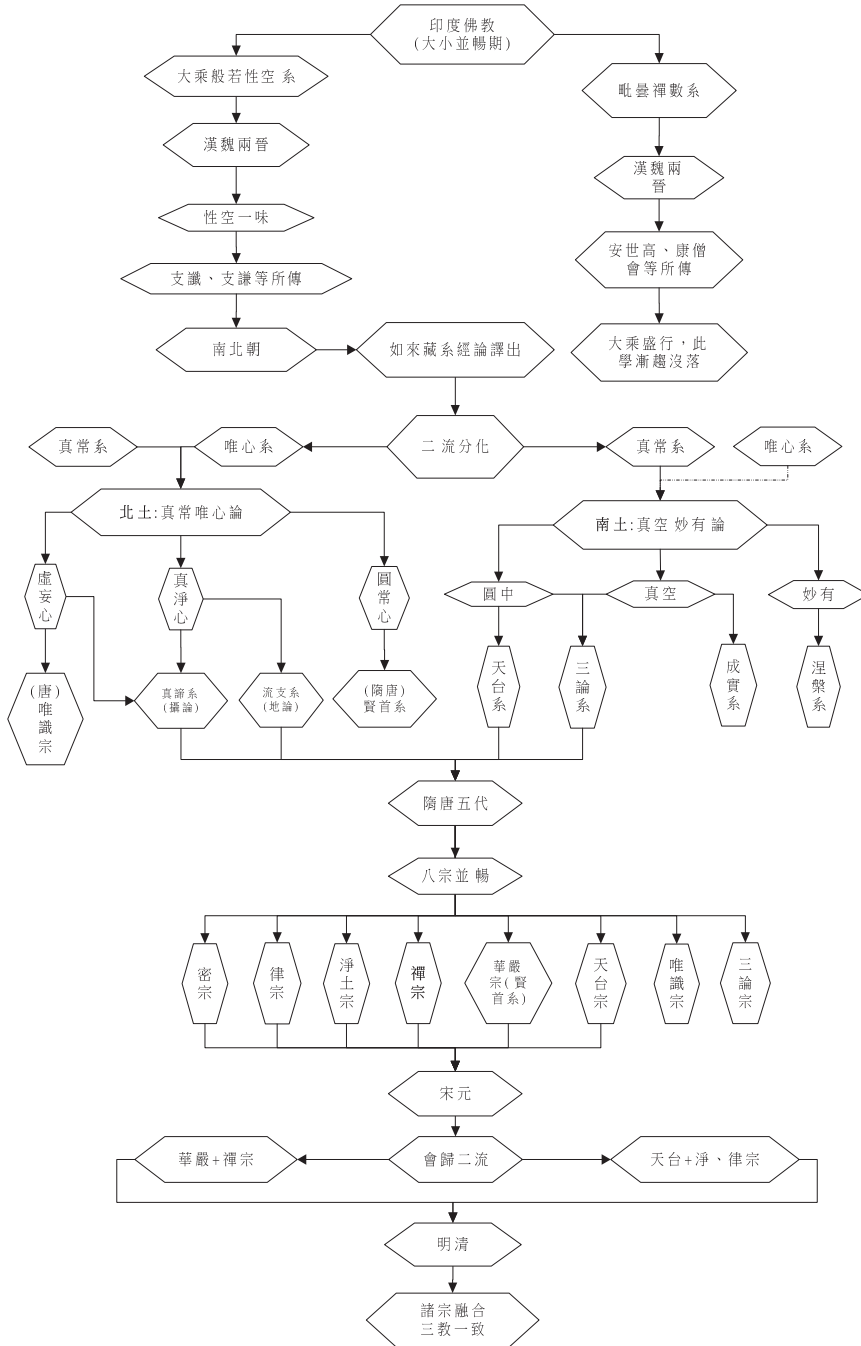
印度佛教創始於釋尊成道後度化五比丘，終於西元（以下簡稱 AD）1206 年頃，近一千六百年的發展，其過程是多元且錯綜複雜的，然就其思想演變大致可分為四期<sup>2</sup>：1、佛法：西元前（以下簡稱 BC）476～BC50；2、初期大乘佛法：BC50～AD200；3、後期大乘佛法：AD200～AD500；4、祕密大乘佛法：AD500～AD1206。

中國佛教近一千九百年發展演變，就中所謂大乘八宗而言，其義理既深且廣，要一一深入瞭解，誠屬不易，更何況進一步瞭解佛教對社會之影響。然而中國佛教傳承自印度佛教，此乃不變之史實，如能瞭解印度佛教（四期）對於中國佛教造成何種之影響，依此原則探尋，大體能瞭解中國佛教思想之脈絡。茲就〈中國佛教史略〉內容對中國佛教思想演變歷程大要作概略說明（參照圖一）<sup>3</sup>，並與印度佛教各期思想作比對（參照表一至表五說明），期能理出中國佛教思想之梗概。

<sup>2</sup> 關於印度佛教之分期、年代主要依導師著作《華雨集第四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p.9 中之四期說為主。

<sup>3</sup>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3；p.30；p.49。

圖一 中國佛教思想演變歷程大要



(一) 漢魏為中國佛教初傳期，值印度佛教之大小並暢期，中國佛教亦展現如是風貌，舉凡毗曇禪數系、般若性空系，相繼傳入。

表一、印度「初期大乘佛法」對中國佛教之影響：<sup>4</sup>

印度「初期大乘佛法」大小兼暢期 (BC50~AD200 頃)		中國(東漢桓帝至曹魏 , AD146~AD265)
西北印度	南印度、北印度	受印度佛教影響，中國佛教亦分二系： 1、安世高等之小乘禪數毘曇系。安世高籍安息，安息多聲聞學，故傳禪數毘曇之學。 2、支婁迦讖等之大乘方等般若系。支讖月支人也，受地方時代學說之熏陶，故學大乘法，傳般若教。
1、有部以罽賓、犍陀羅(大小乘並傳)為中心。 2、有部素以禪學稱，罽賓尤為淵藪。 3、安息等國，聲聞佛教歷久彌新。	1、南印度(案達羅等王朝)弘傳方等般若之大乘。 2、嗣以北方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護持佛教，大乘學者多北上。 3、般若方等之教，得行於月支、莎車、于闐等地。	

(二) 兩晉延續漢魏，以般若性空系為主，般若經系之傳譯始於東漢支婁迦讖譯的《道行般若經》，此後大乘般若性空學興起，毗曇禪數系則日趨衰弱。

表二、印度「後期大乘佛法」前期對中國佛教之影響：<sup>5</sup>

印度「後期大乘佛法」前期 (約 AD200~AD350)	中國(兩晉, AD265~AD420)
---------------------------------	---------------------

<sup>4</sup>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6~8。

<sup>5</sup>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18~19。

1、北印度有部猶盛。 2、南印度為新新不息之創異，力向真常論趨進而大行。 3、西北印之瑜伽者，出自有部而擷取真常唯心之說，力向虛妄唯識論。 4、月氏等西域諸國，仍以性空之學為正統。	1、承漢、魏時期，以般若性空為本而大小兼暢。 2、或謂兩晉般若之興，全得於三玄清談之影響，是純以中國學術為背境，抹殺西方之淵源而不論，誤之甚矣。 3、般若性空之學亦於此後分流。
---	--

（三）南北朝遠自 AD200~AD350 時為印度佛教「後期大乘佛法」前期，值此南印度佛教為新新不息之創異，乃有逐漸朝向真常論趨進而大行之態勢；隨後約 AD350~AD500 印度佛教處於「後期大乘佛法」之後期，中南印度之大乘學者，自性空而轉入真常，西元三、四世紀，如來藏系經典陸續傳出，思想與初期大乘異矣！中國佛教亦承受印度佛教影響，如來藏系經典陸續傳來，時值南北朝（南朝：宋、齊、梁、陳；北朝：北魏、北齊、北周）時代，於是原本「性空一味」之佛教，產生了「二流分化」（真常系與唯心系）；而此間百餘年是中國佛教思想分流變化主要分野，判教、宗派思想之雛型亦於此時漸次蘊釀，南朝如成實系、三論系、涅槃系、天台系等；北朝如地論系、攝論系、禪宗、淨土宗等，為南北朝之代表宗派。乃至影響其後隋唐之「八宗並暢」，呈現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之格局，開創中國佛教雄偉輝煌之氣度。

表三、印度「後期大乘佛法」後期對中國佛教之影響：<sup>6</sup>

印度「後期大乘佛法」後期 (約 AD350~AD500)	中國(南北朝, AD420~AD589)
1、中南印度之大乘學者，自性空而轉入真常。 2、二大唯心論(真心系、妄心系)，立義不同而又常相參雜。從根本	1、以印度唯心論之發揚，影響於中國，諸真常唯心典籍如《勝鬘經》、《央掘魔經》及《大般涅槃經》等潮湧東來；真常妙有之學，瀰漫南

<sup>6</sup>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43~44。

<p>性空大乘中分化。</p>	<p>朝。 2、中國佛教源自印度，國人每以西僧之見解為歸，此所以性空之說衰而妙有之說張也。</p>
-----------------	---

（四）隋唐五代可說是中國佛教開花結果之時代，思想成熟、各宗代興之際，所謂「八宗並暢」：三論宗、天台宗、賢首（華嚴）、唯識宗、禪宗、淨土宗、律宗及密宗等八宗，為此時期之代表宗派。唐武宗會昌法難起，唐末五代之變亂，乃漸走向衰弱。

表四、印度「後期大乘佛法」後期及「祕密大乘佛法」前期對中國佛教之影響：<sup>7</sup>

<p>印度「後期大乘佛法」後期及「祕密大乘佛法前期」（約 AD350～AD800）</p>	<p>中國 （隋、唐、五代時期，AD581～AD960）</p>
<p>1、印度佛教空有相互論諍，唯識如安慧、陳那、護法，中觀如清辨、月稱；自宗亦常自相論諍。 2、性空唯識共諍於真常唯心日盛之秋，性空濫於真常，唯識入於唯心，乃完成真常唯心之大流。融真俗內外邪正，密教乃起而統一佛教界。</p>	<p>1、影響及於中國亦復如是，自他及自宗彼此相互論諍。 2、真常唯心論及密教之典籍不斷輸入。</p>

（五）宋元佛教雖漸興，仍不及隋唐佛教恢宏之氣度，無法比擬矣！當時佛教，隱以南方為中心，五宗（天台、華嚴、律、淨、禪宗）競化，又隱分二流，即天台之真空妙有與禪之真常唯心（以天台之教學為主而助以律、淨之行；以禪之篤行為主而助以華嚴之教）。<sup>8</sup>

<sup>7</sup>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64～65。

<sup>8</sup>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79。

表五、印度「祕密大乘佛法」對中國佛教之影響：<sup>9</sup>

印度「祕密大乘佛法」（約 AD500~AD1200）	中國（宋朝，AD960~AD1280）
1、佛元八世紀以來，佛教外以印度教之復興，於具有反吠陀傳統之佛教，予以甚大之逼迫。內以「唯心」、「真常」、「圓融」、「他力」、「神秘」、「欲樂」、「頓證」思想之泛濫，日與梵神同化。 2、密教為印度佛教之後期，本於真常唯心之理論，融合婆羅門教「多神」「祭祀」「神秘」諸特質所演成者。 3、AD1206 頃印度佛教滅亡。	時屆印度佛教之末期，故所譯繁碎，且以密典之傳譯為多。

（六）明清時期，釋、道、儒三教漸趨混雜，有倡三教一致之說；禪、教、律、淨諸宗融合蔚為風氣，「佛法」本質、精神日趨模糊，乃有以念佛、禮懺、應赴教為佛事，實為中國佛教之大病矣！

綜觀中國佛教流變，兩晉及南北朝是發展、演變之關鍵，奠定其後之規模；迨以唐朝之國富民強，為當時世界最強盛之國家，中國佛教歷經（後）漢魏草創期及兩晉、南北朝奠基，及印度佛教潮流演變等，種種因緣相助之下，開創出義學研究之康莊大道，高僧大德輩出，於此東土展現出屬於中國佛教之特色，於印度佛教不遑多讓，可謂中國佛教之黃金時代；及至安史之亂、會昌法難起，佛教乃漸趨衰落；南宋至民初，中國佛教更是每下愈況，諸宗融合、三教一致之說，產生變質的佛教，捨本逐末，固陋既甚，佛法之本質（佛之本懷）也就日趨模糊了！

中國佛教之重要性，不僅在於探討諸宗思想，更進一步要能瞭解佛教對各朝代、社會、文化產生之衝擊與影響，乃至於對社會基層產生何種思想觀念之轉變，如素食文化、念佛、齋戒懺儀（水懺、梁皇懺等）、悲田

<sup>9</sup>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325~326；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78。



院（慈濟事業）、佛教藝術等，佛教如何普及深入人心，造成居士佛教興起，所謂「家家觀音，戶戶彌陀」。凡此種種，絕非短時間造成的，需要長時間醞釀，在種種親因疏緣，條件具足下，方能圓熟成事。瞭解中國佛教，有助於日後弘法利生等事業之開展，道理在此。

### 三、印順導師對中國佛教之特見

為何「佛法與現實佛教界有距離」<sup>10</sup>？心中存有許多疑問，從而激發導師遍覽典籍，深入經藏以探究純正之佛法。可說導師研究佛法之動機與佛教衰落有關，認為唯有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方能從錯綜複雜之史料中予以抉擇而洗鍊之，因此無論對印度佛教及中國佛教歷史演變過程，導師自有其獨特與卓越之見解。

〈中國佛教史略〉以短短九十三頁近四萬字，完整地對中國佛教全盤而深入地掌握其思想演變、脈絡，簡潔扼要地敘述。其次，從錯綜複雜、混沌不明之史料中，觀微發隱，探求因果脈絡，予以抉擇，還原其真相。再次，內容具備廣度與深度，博覽原典資料，含英咀華，此其廣也；洞悉史蹟，觀微抉隱，此其深也。由此種種足見導師紮實之文化涵養及深厚之佛學根基，因而能將原典資料及古大德著疏予以充分吸收運用，爬梳、抉擇各宗派思想，進而比較彼此差異處，並以簡短文句呈現。如果對教理與教史未能有初步瞭解，直接閱讀〈中國佛教史略〉，對後學研讀上是有其困難處，因此學生盡所能摘舉出如下幾點供參考：

（一）導師以「緣起」貫穿中國佛教史，其治史的方法略述如下：

- 1、佛法若一言以蔽之，可謂「緣起」，即「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sup>11</sup>概括「緣起」之義涵，簡單定義，即是「緣此故彼起」。「此」與「彼」間有著必然的「此故彼」關係存在，因而構成因果系。宇宙萬法均依「此故彼」法則來完成，依「此故彼」條件制約下而存在，是故有生必有滅，無常而（因緣有的）相續；此中無任

<sup>10</sup>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13。

<sup>11</sup>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卷10（262經），大正2，67a5~7。

何絕對「自性有」之事物，是故一切法皆「無自性」，一切要在相對的關係下才能存在，這是佛陀觀察宇宙人生所得的結論。<sup>12</sup>

- 2、同樣地導師之思想亦不離「緣起」，因深解澈悟「緣起」，乃能對事件彼此間有更細膩、敏銳的洞悉，直指問題核心，釐清問題所在，此乃導師著作之所以深具影響力之處。
- 3、教理與教史並重：在「緣起」法則下，不偏重或偏廢任何事因，在事件發生過程中，查因解果，在親因與疏緣條件影響下，產生錯綜複雜之相續、和合的事相。如同中國佛教一方面傳承自印度佛教；另一方面亦深受中國政經、學術、人文思潮、社會環境等因素所影響；乃至佛教各宗派間亦相互影響。如兩晉般若之興：印度佛教為親因，清談玄學之風為助緣，共成一代之學，二者各有所關。或謂兩晉般若之興，全得於三玄(老、莊、易)清談之影響，是純以中國學術為背境，抹殺印度之淵源而不論，誤之甚矣。<sup>13</sup>其次，中國的天台宗：是以龍樹論意為中心的。在這個基礎上，融攝了北地的地論師、禪宗及南方的成論師、三論師，同時又批判它們。若離了禪宗、地論師、成論師、三論師的思想，即無天台宗之思想。<sup>14</sup>
- 4、佛法本是一體多面的，其所呈現的乃是多元性的發展，彼此又構成幾個不同的思想體系，幾個不同的理論中心，這裡面也多有畸形、偏頗之發展。要明白的是：佛法不是單純的從甲發展到乙，也不是本有甲乙兩者不相關的平行發展，而是錯綜離合的。若想像宗派思想是本來就有，或以為單純如線性般的演進而成，如從小乘而大乘，從空宗而有宗等，都是因不解「緣起」，而生之顛倒見。<sup>15</sup>

(二) 西域之僧眾來華傳譯經論，對中國佛教影響是眾所周知，如鳩摩羅什三藏法師。另外，西域華化者則較少為人知，如三論宗之大成者嘉祥吉藏，祖先為安息人，其後祖父歸化中國；唯識宗慈恩窺基，為尉遲敬

<sup>12</sup>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45~146。

<sup>13</sup>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19。

<sup>14</sup> 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10。

<sup>15</sup> 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11~12。

德猶子，系出于闐；華嚴宗賢首法藏，則系出康居。<sup>16</sup>

（三）關於導師對律制之特見，筆者歸納如下：

- 1、佛教傳來中國的時候，當時的印度佛教，早已在不大重視毘尼的情況中；而部分的重律學派，也只是繁瑣儀制的保守，拘守小節，忽略時空的適應，不能發揚毘尼的真精神。<sup>17</sup>
- 2、中國的佛教僧制，起初雖仿效印度，「依律而住」，而實不曾有過像樣的律制。其言律者以融通諸部，幾以義學視之矣。是故，律者於謹嚴自律有滋可取；於實現和樂清淨之律制，則殊少成就。<sup>18</sup>

（四）有關禪宗之發展演變，乃至禪宗對後期中國佛教之影響，導師之特見如下：

- 1、禪史應包含兩大部分：禪者的事跡與傳承（重視師承），禪法的方便施化與演變。禪史的研究，必須明白清楚超時空的自心體驗，現實時空（歷史）中的方便演化，才能恰當處理禪宗的歷史事實。<sup>19</sup>
- 2、禪宗為晚唐來中國佛教之正統。<sup>20</sup>
- 3、禪宗之所以稱為「南宗」，有遠源於南印度的特殊意義。在楞伽禪的傳承中，道信統一了《楞伽》與《般若》，傳布於中國南方長江流域及嶺南，而更富有「南宗」的特性。弘忍門下的慧能，慧能門下的馬祖道一、石頭希遷，更發揚了「南宗」的特色，也就取得了「南宗」正統的地位。<sup>21</sup>
- 4、南宗大行於中國，唐末流衍為臨濟、沩仰、雲門、法眼、曹洞五宗。禪本般若妙悟。不拘教跡，故禪者風格，每因師承而異。禪悟之內容，固不異也。又一切方便，若有所著，即轉障悟門，故禪風亦因時而異：初

<sup>16</sup> 印順導師《華雨香雲》p.198~199。

<sup>17</sup> 印順導師《教制教典與教學》p.5。

<sup>18</sup>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50~51。

<sup>19</sup> 印順導師《中國禪宗史》p.a4；p.a8~a9。

<sup>20</sup> 印順導師《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79。

<sup>21</sup> 印順導師《中國禪宗史》p.89。

重超佛越祖之機鋒，次轉而為拈古頌古，其後又重於參話頭。<sup>22</sup>

5、「南方宗旨」：妙在能不為層積之文化堆所拘縛，直探佛道於自心；其弊則不能如達摩之「藉教悟宗」，甚且鄙視經論學術，高唱「不立文字」。

23

6、曹溪禪（南宗）的究竟深處，得者實在並不太多。慧能引向簡易直捷，簡易直捷是容易通俗普及的，南方宗旨也就這樣的興盛起來了。禪者重自心體驗，憑一句「教外別傳」，「師心不師古」，對如來經教的本義，自己體驗的內容，也就越來越晦味不明了！<sup>24</sup>

（五）導師認為中國佛教之偏鋒，有如下之評論：

1、由於行者個性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對佛法之見解、領悟亦是千差萬別，或見淺見深，或偏或圓，有似有真，甚而夾雜神鬼之幻影，不免愈說愈迷惑。要知道正確的佛法是：不離一切，不離我們現實的身心世界，從當下的身心去修學，深入去體悟。從何處下手，經何種修學歷程，才是主要問題。因此，不能不明瞭道的宗要與次第，其真義所在。若不知修行之宗要、道次第，儘管說得玄之又玄，無非是談玄說妙、畫餅充饑。

25

2、印度佛教，即漸有偏頗的傾向；中國的佛教，始終是走向偏鋒，不是忽略此，就是忽略彼。<sup>26</sup>

3、真常妙有之學，瀰漫南朝：以覺賢、道生被擯為南朝佛教學風丕變之機紐。二者相互激盪，於是真常之說大張，鄙漸證而矜頓悟，予「真常」、「圓頓」之中國佛教以非常之影響。<sup>27</sup>

4、禪淨二宗，篤於行持。大略言之，禪之所入深，淨之所益廣。禪者為法行人，淨者為信行人。一重自力，一重他力。明、清而後，台、賢之學

---

<sup>22</sup>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123。

<sup>23</sup>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69。

<sup>24</sup> 印順導師《中國禪宗史》p.a8。

<sup>25</sup> 印順導師《我之宗教觀》p.67；p.74～75。

<sup>26</sup> 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29。

<sup>27</sup>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21～22；p.49～50。

者，修持止觀者少，相出入於禪、淨。而後教稱台、賢，行歸禪、淨，平流競進而和同，則又中國佛教之特色矣！<sup>28</sup>

- 5、中國佛教之傳統學者，以「真常論」為根基（「三論」、「天台」融真常於性空，「唯識」則隱常於真常。「賢」、「禪」、「密」為徹底之真常者。「淨」則隨學者所學而出入之）。…佛教乃內本釋尊之特見，外治印度文明以創立者。故流變之印度佛教，有反釋尊之特見者，闢之可也。非適應無以生存，其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者，事之不可免，且毋寧視為當然。…釋尊之特見，標「緣起無我說」，反吠陀之常我論而興。後期之佛教，日傾向於「真常、唯心」，與常我論合流。…若即理論之圓融方便而見之於事行，則印度「真常論」者之末流，融神秘、欲樂而成邪正雜濫之梵佛一體。在中國者，末流為三教同源論，冥鑑祀祖，扶鸞降神等，無不滲雜於其間。「真常唯心論」，即佛教之梵化，設以此為究竟，正不知以何為釋尊之特見也！<sup>29</sup>

（六）近二千年來流行於中國的佛教，有兩大類：（1）印度傳來中國的佛教。（2）經過中國佛教徒的研求修習，發展為獨到體系的佛教，如天台、華嚴、禪、淨。對於這兩大類，我們應該發揚中國特有的佛教，但佛教到底是從印度傳來的，所以也應研究印度的佛教。惟有從這兩方面去研習闡揚，對於中國佛教的特長，才能有正確的認識；對於現代的中國佛教，才能有所助益，因為許多固有的法寶（根本佛教之淳樸，中期佛教之行解），被我們遺忘了；對於國際佛教思想的協調，才能得到恰當的方針。<sup>30</sup>

#### 四、結論

從導師眾多著作中，發覺到導師對於事物本質之注重，尋其根、探其源（溯源），可說是導師治學之基本態度之一，在佛法大海中找到源頭活

<sup>28</sup>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124。

<sup>29</sup>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a5～a6。

<sup>30</sup> 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217。

水，此一理念、精神也就影響導師對佛教之態度。如同導師在《印度之佛教》序文所云：

自爾以來，為學之方針日定，深信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之，願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來，動機之所出，於身心國家實益之所在，不為華飾之辯論所蒙。<sup>31</sup>

導師探究佛法特重史地考察，可說突破清末以來佛教界之傳統，對佛教思想發展與流變，探源究本，以求佛法之「本來面目」（佛法之本質），特別對印度佛教，投注尤甚，為畢生研究重心所在，如同導師在《印度之佛教》所云：

佛教創始於印度釋迦牟尼，乃釋尊本其獨特之深見。…其在印度，凡流行千六百年而斬。因地而異，因人而異，因時而異，離合錯綜極其變。…試聚世界佛徒於一堂，叩其所學，察其所行，則將見彼此之不同，…其根本之差別，實以承受印度之佛教者異也。以是欲知佛教之本質及其流變，應於印度佛教中求之。<sup>32</sup>

此乃為何研究中國佛教不能離開印度佛教之所在，印度佛教之於中國佛教（乃至南傳、藏傳佛教），如同中國佛教之於日本、韓國之佛教，始終必依印度佛教為淵源。而印度佛教亦不是全盤吸收的，就其發展演變，多少摻雜了外道思想，必需予以簡擇方是確當，如同導師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中所言：

立本於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sup>33</sup>

導師亦說：

<sup>31</sup>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a3。

<sup>32</sup>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1。

<sup>33</sup>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a7。

我不是復古的，也決不是創新的，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從適應現實中，振興純正的佛法。…這是我所深信的，也就是我所要弘揚的佛法。<sup>34</sup>

歷史如鏡，鑑古知今，過去之印度佛教已矣，今之中國佛教又如何？中國的佛教，都自以為大乘佛法是最究竟最圓滿，應直依大乘經論而趣入大乘，此即所謂頓入，不必浪費時間學小乘。殊不知若缺出世的聲聞精神，即無大乘的入世妙法，大乘必成為一般戀世的世間法。離開小乘，沒有聲聞的功德，而以為自己是大乘學者，不要小乘法，那等於病未愈而服補藥，必將引起不良後果。反之，以小乘之功德為依據，學大乘法，才能穩當。<sup>35</sup>

振興純正佛法，絕不能落於意識型態之框架中，要能超越宗派藩籬，佛教的興盛，並不是單靠國家的保護與整頓，主要的問題，在乎佛教徒本身，是否能認清、體認佛法的本質（佛之本懷），不為外道華飾之外表（只是加深我見罷了！）所蒙蔽，再加上對佛法有堅強不移的信念。隋唐在中國佛教史上稱為黃金時代，原因就在各宗學者，有求真的真誠；佛教的思想界，可說全盤是活潑潑地。其後種種因緣，禪宗獨盛，偏重行持，忽略了教理（與教史）的研究，佛教界的思想，日趨貧乏、僵固，也就一天天衰頹了！我們要復興佛教，非研究佛法不可，必須要將佛教的思想加以研究發揮，紮實地厚植根基，形成一股復興佛教的動力，如此佛教復興才有希望。<sup>36</sup>

---

<sup>34</sup>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2。

<sup>35</sup>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90~91。

<sup>36</sup> 印順導師《華雨香雲》p.312；《華雨集第五冊》p.81~83。

## 參考書目

### 一、原典

《雜阿含經》五十卷（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大正第2冊。

### 二、現代人著作

#### 印順導師著作

1. 《印度之佛教》，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10 三版。
2. 《佛教史地考論》，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10 新版一刷。
3. 《中國禪宗史》，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7 八版。
4. 《佛法概論》，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10 新版一刷。
5. 《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10 新版一刷。
6. 《淨土與禪》，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10 新版一刷。
7. 《華雨集》第四、五冊，台北，正聞出版社，1993.4 初版。
8. 《華雨香雲》，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10 新版一刷。
9. 《佛法是救世之光》，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10 新版一刷。
10. 《我之宗教觀》，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10 新版一刷。
11. 鎌田茂雄著，鄭彭年譯《簡明中國佛教史》，台北，華宇出版社，1987.9 初版。
12. 野上俊靜等著，釋聖巖譯《中國佛教史概說》，台北，商務印書館，1993.12 二版。
13. 釋悟殷編《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台北，法界出版社，1997.9 初版。